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四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劉達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四

雍正五年三月

上諭二十七道

初一日

諭直省各督撫向來晉雄烏蒙猓苗等兇悍性成又有漢姦為之煽惑引誘是以肆行不法而其地又在深山密箐之間最為險阻內地干犯重罪之人往往逃匿其中

一時難於捕緝如御史董起弼之類數年訪拏不獲未必非竄處苗地以偷生也上年冬岳鍾琪鄂爾泰等奉命勦撫兇苗今據奏報普雄烏蒙狆苗等悉皆革面革心輸誠嚮化無復從前作姦犯科之惡習則內地犯法之人向來逃竄苗地者此時必不能隱藏又將轉徙他處為苟活之計矣為此咨諭爾等可乘此機會商酌派人設立賞格各咨飭所屬文武官弁嚴行稽查如或踪跡可疑即加盤詰勿使匪類得以漏網倘稽查不慎將

来發覺之後定將從前經過之處不行查出之地方官
并及該管上司從重治罪
又吏部將順天學政吳襄保舉生員張鎮等四人帶
領引
見奉
上諭生員張鎮孟澤新劉鵬振朱函夏等四人俱不及朱
函夏尤屬不堪吳襄任學政三年將此等人保舉其平
日不留心考課可知將此四人著與九卿看并問吳襄

此四人有何好處遽行保舉吳襄著該部嚴加議處其直隸生員著新任學政孫嘉淦於一年後另行保舉

初二日戸部議覆雲南巡撫楊名時請添委署官員馬匹草料奉

上諭此本内添給委署官員馬匹草料一項伍哥將不應支領之錢糧妄行咨取楊名時並不駁回聽其違理咨取即便應付兩人輕公務而市私恩殊實難辭至於原辦官員不過遵照上司文書而行並非出於已意今若

令其賠補實爲寬抑若仍施恩豁免則又開將来妄支
妄應之漸此項銀兩著於伍哥楊名時名下追取還項
以爲後日軍前大臣濫行支應帑銀以市私恩者之戒

初三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先務書陳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敘田家之力作論語云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
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

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
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
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覺漸
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鄰省良由地土之
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
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為養命
之寶人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萌輕棄之

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為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况胛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

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為果木之場廢饔飧之恒産以倖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為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勤勤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穡為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

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土地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致於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糴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

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為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冀

天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土朕既為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

之需既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

天必頻加錫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

上干

天怒不蒙眷賚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哉

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

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爲豢養物類之用豈

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
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
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
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
又
上諭朕以今年閏月節氣稍遲二月天寒故將會試日期

改至三月但目今天氣尚覺寒冷若再改期又恐舉子盤費無多難以久於旅食今照舊於初八日入場著即曉諭各舉子俱許攜帶手爐以溫筆硯皮衣及厚綿衣服俱許穿進但不許乘機懷挾以滋弊端場内茶飯著供給官加意預備朕另派大臣照看料理令早晚給與薑湯并按名給發木炭以資其用

又奉

上諭上年八月内貴州安籠總兵官蔡成貴摺奏廣西西

隆州古障地方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鲊地方之苗目阿九等歷年互爭歪染烏舍壩犂魯礤等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擄無休及臣抵任時嚴飭各目不許妄動隨通咨飭查蒙雲貴總督高其倬照准粵撫咨移行臣將阿九等設法擒勦臣思歪染等寨未經審勘屬粵屬黔不便遽然用兵請轉咨粵省撫提各委賢員於交界之地嚴審踏勘併查歪染各寨錢糧現納何處定案清理果係何目强梁再行擒治雖督臣高其倬行

委普安知州廣西撫臣李紱行委西隆知州訂期會勘無如託故遲延至今未結推原其故因土苗自相仇殺俱係外結例無考成是以頻年漠視伏懇勅下黔粵撫臣另委廉能大員秉公審斷以杜爭端嗣後審理兩省交界土苗案件請勅部議定限期完結於邊方似有裨益等語朕隨將蔡成貴奏摺發與鄂爾泰令其定議奏聞今據鄂爾泰摺奏查得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苗目阿九等歷年

互爭歪染烏舍壩黎魯磔等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
焚擄無休兩年以來自前督臣高其倬並貴州巡撫提
鎮諸臣移行粵省撫提諸臣屢經咨催即何世璂到任
後咨檄交馳無如西隆地多烟瘴該牧寄寓省城一歲
中惟冬季暫駐其地而一切催徵事務又復倥偬遂致
任催罔應則愆期之咎多在粵省今准部咨奉旨令臣
與何世璂委大員會勘隨委貴西道吳應龍前往並咨
催粵撫遴委大員速集會審俟審定詳報到日臣等再

當會議竊思鄰邊地方苗民雜處搶擄為常刼奪不已
姑息因循釀成此習其故多由外結此至當不易之論
臣經將分別流土考成使各有專責不致互相推諉遲
延不結之處繕摺具題奉旨勅部議覆在案至於黔粵
之交原有大江為界秖因犬牙相錯以致彼此相爭今
若劃江而理江以南屬之粵江以北屬之黔則界限井
然防守稽察皆易為力庶幾兩省之紛爭永絕又不獨
完結目前案件等語鄂爾泰既稱黔粵兩省當以大江

分界使各加防守稽查則爭端可以永息今韓良輔李紱前往雲南與鄂爾泰面商苗地事宜著將黔粵分界事情一併會商妥議具奏其土苗爭訟案件例由外結者應如何定限之處亦著鄂爾泰韓良輔李紱議奏並將此交與九卿詢問李紱甘汝来如何推諉遲延令伊等明白回奏

又兵部遵

旨查奏定海總兵張溥條奏一本係郎中蘇海汪樹定稿

奉

上諭爾部議覆總兵官張溥條奏一本所議甚屬周詳合理此稿既係司官蘇海汪榯所擬足見伊等實心辦事著將伊等記名日後遇有揀選并引見時將伊等做稿妥協之處註明以示鼓勵嗣後各部院衙門議奏本章內有經朕奬勵將做稿之司官傳来引見者俱照此例於揀選引見時開註奏明其有做稿二次三次好者亦著開寫至於各衙門議事定稿時若係堂官添改者不

可徇情歸功於司官亦不可將司官好處隱瞞不行舉出如此據實秉公自然司官各加奮勉以辦公事爾部將此旨傳諭各部院知之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葉始麟毆死人命復誣告他人擬斬監侯龍川縣知縣趙文明揑寫供詞應革職奉

上諭此事撫審部駁俱未周詳葉始麟與鄒成若爭控基地知縣趙文明已斷給鄒成若倘云趙文明於此事庇護葉始麟則何不於爭控基地之時斷與葉始麟據此

則趙文明似無情弊或趙文明有所勒索以致激成命案或另有受賄枉法之處則趙文明之罪又不止於溺職其應輕應重緣由尚未明晰著交與該撫公平確審具奏

初五日

諭兵部浙江綠旗兵丁懦弱騎射生踈營伍不整山陜兵丁人材壯健弓馬嫻熟者頗多將陜西各標營兵丁內揀選一百名移駐浙江分撥各標教習訓練俾浙省兵

丁亦知鼓勵於行伍大有裨益其撥往兵丁內有人材可用騎射嫻熟能約束教習者即行拔補千把總總督岳鍾琪現在四川爾部行文陝西提鎮將伊等標下及各營兵丁內漢仗弓馬俱好人去得情願攜帶家眷移駐浙江者甘肅固原二提標各選二十名肅州涼州寧夏西寧延綏興漢鎮標各選十名共一百名如無家眷隻身願往者亦准其前往倘兵丁內不能得願往之人即行召募人材壯健弓馬嫻熟情願移駐浙江者以足

其數再兵丁自陜至浙路途迢遠搬移家口車輛船隻等項沿途費用繁多兵丁難於措辦係西安地方兵丁交與西安巡撫係甘肅地方兵丁交與甘肅巡撫酌量多少家口量給一路足用盤費務令兵丁得霑實惠但人多路遠照管需人文職著於同知通判內選派一員武職著於遊擊守備內選派一員沿途督送或一齊起程或分數起前後起程俟七八月間前往各兵抵浙之後一切養贍安置之處自有浙江巡撫提督會同料理

初六日

諭八旗都統兵丁等喜喪之事俱已加恩賞給銀兩看來大臣官員內有家資饒裕者亦有家計艱窘者其於喜事尚可若遇喪事倉卒之間必致窘迫無措嗣後八旗大臣官員內若遇喪事有情願借銀者著戶部借給四個月俸祿至下季扣除若於未及扣除之前有緣事革職者除世襲官員外仍令其賠補如病故者著即賞給免令賠補其行取戶部庫銀恐一時不能即得先將旗

下恩賞兵丁銀兩給與再行取戶部庫銀墊補

又戶部議准雲貴總督鄂爾泰奏請黑鹽井正額鹽

每百觔加薪本銀四分又撥給不敷課欵鹽每百觔

加薪本銀二錢至發價定額三分遵行已久無庸再

減二釐奉

上諭此事曾經李衛奏聞朕令鄂爾泰復行查奏今據鄂

爾泰奏請於定額三分內每觔再減二釐以便商民等

語鄂爾泰李衛均非徇情邀譽之人實從地方起見部

中照例議奏雖是但地方出產有舊無而可以新增者亦有舊有而應當裁減者若有彼此抵算之項准其據實奏聞則事皆核實而督撫等亦易於辦理倘再令其增添而不許其裁減則非公平之道而隱瞞那移之弊且由此而生即如貴州礦廠各處開閉不常所收賦稅多有隱此補彼者曾經毛文銓奏明改正雲南自近年以来督撫等清查鹽稅等項約計增銀甚多著鄂爾泰查明鹽觔內所增銀兩核算明白抵補減價增新之數

定議奏聞

又刑部奏叅革崖州營遊擊劉陞應追官銀限内全

完援例免罪奉

上諭原叅劉陞疏内有差遣兵丁勒令黎人供應派出工

役等語朕思内地居民受地方官苛索便於申訴故易

至於敗露若苗蠻黎獞等僻處外地知識庸愚倘加淩

虐更可憫惻應嚴定處分以示懲戒不當照内地之例

嗣後此等外地之人併改土歸流地方如該管官員有

差遣兵役騷擾逼勒等情其治罪之處當加於內地一等著九卿詳議定例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各部院漢司官屢經侍班朕得認識滿司官中間有不甚認識者嗣後凡遇理事之日著將滿司官四員漢司官四員一體輪流侍班引見伊等若有條奏之事即於侍班時密封具奏止許條陳一事不得以數事並奏如此則司官之賢否優劣可知矣

又奉

上諭士子讀書應試須專心講習方可望其成就八旗舉人生員內在護軍執事人行走者朕念其用度艱難恐致分心是以於雍正元年特加殊恩令其退回仍賞給錢糧養贍俾得專心讀書勉勵上進庶國家可收得人之益今已三年有餘其中或有年力衰邁及不肖之人徒領錢糧無志上進虛糜國帑者亦未可知若不加考課分別勤惰無以鼓勵人才著查弼納查郎阿於會試

後將八旗滿洲蒙古舉人生員漢軍舉人查明人數請
題考試其考試官將應行開列人員請旨派出分别等
第並驗其人品優劣具奏
初九日
諭吏部盛京五部司官多係本處居住之人互相交結瞻
徇情面通同作弊欺隱上司習俗甚是不堪朕屢降諭
旨不能悛改若不盡行調換難於整頓爾部將盛京本
處之人現任郎中以下主事以上人員查明人數悉行

調來以京員用其員缺著在京各部堂官揀選辦事中等司官爾部帶領引見補用所遺員缺即將盛京撤回之員補授如此則盛京堂官易於辦理而盛京部院積習可以悛改矣

又直隷總督宜兆熊等參奏原任大名府知府曾逢聖虧空錢糧奉

上諭曾逢聖著革職押解交與該督等嚴審追擬具奏曾逢聖曾經李維鈞保舉蔡珽又在朕前力薦及蔡珽獲

罪之後又奏稱曾逢聖操守不好揣蔡珽之意或因朕已不信其言故特如此陳奏巧於庇護曾逢聖又或因已身有罪唯恐連累曾逢聖或曾逢聖實有劣蹟唯恐累及已身故如此陳奏均未可知及朕詢問李紱李紱又言曾逢聖居官並無操守不好之處李紱與蔡珽相為表裏此語未必不出於蔡珽之指使今宜兆熊劉師恕將曾逢聖虧空之處衆劾前來則李紱從前何以徇私欺罔在朕前保奏著詢問李紱令其明白回奏朕觀

曾逢聖辨事有才而人品心術俱不可信乃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之人若循分守法則不應有營私作弊之事若營私作弊則不止一端今情節既已敗露著交與宜兆熊劉師恕將伊任內有無劣蹟一一確查若有情弊即行題參一併質審並曉諭伊原任地方之屬員百姓等有實在被屈及深知伊之劣蹟者准其赴總督衙門控告

初十日奉

上諭王游原係阜城縣知縣經蔡珽奏請調繁補授清苑縣知縣及李紱到任後朕令天下督撫各明保一人李紱將晉州知州閆堯熙具本保奏又具密摺力薦王游為直隸州縣第一好官更在所保閆堯熙之上又奏稱因伊係特用之員故不便明保等語朕以李紱斷不忍欺朕遂調王游引見特授大名府知府今據宜兆熊等參出王游在清苑縣任內虧空錢糧倉穀等項甚多天下豈有好官而虧空國帑倉儲者乎朕因李紱薦舉即

將王游從知縣超陞大名府知府推心置腹至於如此
而李紱竟忍於心懷欺詐以負朕乎朕思王游雖經調
繁亦不為特用之員而李紱指為特用不行明保其意
必以王游本不可信恐日後敗露累及己身故不居保
薦之名而欲指為朕之特用也且一面明保閆堯熙一
面即密薦王游在閆堯熙之上此乃巧於力薦王游其
狡詐姦回欺罔已極著大學士九卿詢問李紱令其明
白回奏至王游虧空清苑縣錢糧倉穀接任知縣交代

時李紱必有逼勒承受情弊著宜兆熊等將實情審出
一併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朕辦理天下事務惟有物來順應初無成見成心蓋
天下庶務殷繁人情詐偽變幻百出朦蔽欺罔之處往
往有之而一時聽從遂不能不有所錯悞此亦勢所必
然惟知其錯悞而即為改易不存回護之見則悞者可
以不悞而是非瞭然人亦知所警懼所以古之聖賢不

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朕常以此自勉也如蔡珽程如絲一案今日特宣諭爾等知之當日年羹堯奏請四川開設鼓鑄蔡珽執奏以為四川不產鉛觔及那親到彼則奏稱川省本有鉛觔而蔡珽勒令各屬誑稱無鉛以撓公事因將鉛觔鍊就進呈似此顯係蔡珽欺罔比時蔡珽又有威逼知府蔣興仁自盡之事年羹堯又奏其任內劣蹟種種是以朕將蔡珽革職治罪及蔡珽到京而年羹堯諸事敗露朕召蔡珽入見伊瀝陳已之枉屈

及平日抗拒年羹堯以致被謗之處并年羹堯貪酷殘暴各款朕看其為人聽其言論似乎尚屬和平不應有逼死屬員之事是以宥其罪而用之伊在朕前奏稱程如絲為四川第一好官因得罪年羹堯是以誣參必欲致之死地今令年羹堯審訊伊必加以重刑則程如絲身命莫保等語朕以年羹堯素性殘虐蔡珽之言自然確實朕豈忍令地方好官受年羹堯之荼毒因降旨令石文焯秉公審理朕並未授意於石文焯令其如何審

斷也乃石文焯審得年羹堯所參程如絲興販私鹽放

鎗殺人之處俱係寃抑具題前來朕因蔡珽力言程如

絲居官甚優是以用為四川按察使以觀其後效至於

程如絲被參之案及石文焯審理之處比時雖然歸結

而其中虛實真偽朕究未釋然於中數年以來未甞不

時時留心訪察也前者檢閱汪景祺記載程如絲貪横

一條云程如絲重賄蔡珽調補夔州知府程如絲至夔

凡商家所有之鹽盡以半價强買之私鹽船自夔至楚

者官素不甚禁以活窮民程如絲悉奪之私鹽船過夔
程如絲遣人籍其鹽私商不服程如絲集吏人鄉勇獵
戶汛兵幾千人往捕治之私鹽及商人過客艤舟關前
皆不得過捕者至鳥鎗弓矢競發私商亦拒捕私商與
捕人死者枕藉商人過客斃者無算百姓洶洶幾搆大
變蔡珽庇之不以上聞湖督楊宗仁受客商呈詞欲入
告程如絲指稱是年大將軍意楊督竟寢其事年公聞
之遂具題糸劾奉旨革職拏問蔡珽入覲力言程如絲

為天下第一清官上將大用之今此案令西安巡撫石文焯秉公確審石欲脫程罪且議復其官以合聖意嗚呼浙撫黄叔琳以置土豪賀茂芳於死遂革職問罪乃知府殺人不計其數而反無過乎汪景祺記載之言如此伊乃年羹堯門下走狗其言何足為據且謂石文焯出脫程如絲之罪乃迎合朕意此語更屬悖謬朕本無意石文焯又何從而迎合之若云朕有所庇護則年羹堯乃朕當時藩邸舊人多年効力朕不庇護年羹堯而

乃護素不識認之程如絲乎即如黄叔琳深受朕恩由太常卿歷陞廵撫極蒙委任優眷朕不庇護黄叔琳而乃庇護一海寧無賴之光棍乎朕之賞罰悉本至公無一毫偏向之處而石文焯之開脱程如絲者或因已與年羮堯素日相好故意將年羮堯所叅之案審虚以避嫌疑或為蔡珽流言恐嚇故特翻程如絲之前案二者均未可定今觀蔡珽草率放縱徇私妄為則偏向程如絲顛倒是非乃伊之實情而其所行背理之事較甚於

此者更難悉數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汪景祺雖犯重罪身正典刑然其言未必字字皆虛今伊既有程如絲枉殺多人之語則外間為此語者必不止於汪景祺一人此處甚有關於國家之政事必須究問明白得其實情始足以清吏治而肅官方剖是非而除壅蔽在朕誤聽欺罔之言誤用宵小之輩寧可認錯不肯容姦寧受前後反覆之名不肯蹈文過怙非之誚諸臣試思之朕不自回護其過失又豈肯為他人掩飾其罪愆乎程

如綵興販私鹽放鎗殺人一案著侍郎黄炳前往四川會同岳鍾琪馬會伯及湖北廵撫憲德逐一明白審理從前被程如綵之害者多係湖廣之人著憲德一一查出帶往四川質審再此案内有應行質審之人俱聽黄炳等行文調取質審目今岳鍾琪現在四川著行文令伊暫留川省辦理此事蔡珽候刑部案件質問後即行發往四川石文焯亦著前往四川於黄炳等會審時令蔡珽石文焯二人在傍觀看

十四日奉

上諭通政司參奏蔡珽將題本誤用奏本內閣又復參奏蔡珽於本章首行違例連寫府丞銜名蔡珽曾為大臣歷官内外辦事多年豈有本章定式茫然不知之理且伊亦曾在朕前將奏本題本之處陳奏極其明晰今乃錯誤若此或伊故意造作以試探朕意或伊負恩妄為天奪其魄著俟蔡珽到京之日九卿詢問具奏

十七日吏部議駁河南巡撫田文鏡請將理事同知

偉璱以陞銜留任奉
上諭偉璱著照該撫所請以陞銜留開封府理事同知任
但該撫疏稱闔省紳士兵民合詞攀留等語此處不應
入於章奏凡紳士兵民保留本地官員之處久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嚴禁蓋脅衆罷市等情該督撫等必行查
究故匪類尚不敢輕犯至於保留官員向来並不究問
其根由故小人不知畏懼此唱彼和聽人指使賢愚混
雜顛倒是非種種弊端如賄買要結之事皆從此出而

地方官員必至枉道以求悅於人此風斷不可長如屬員果係賢能稱職該督撫等即據已見具題保薦朕自酌量俞允不必牽引紳士兵民攀轅卧轍等語以開小人生事之端嗣後各省督撫提鎮一體遵行

又刑部等衙門議准川陜總督岳鍾琪奏趙智被伊胞兄趙宗痛毆情急回擊中趙宗要害殞命趙智擬

斬監候奉

上諭趙智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弟毆兄死乃人倫

風化所關法無可貸但因其中畧有可原之情故交與九卿再三酌議衆論僉同然後改為監候以姑緩其誅此不過數十案件之中間一從寛之事也昨李紱審擬楊四毆死馬順一案公然以楊四護父强引鄭確護母之例欲寛其罪夫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大臣惟有按律定擬以待朕之酌量若似李紱之枉法市恩徇私要譽則是朕之法外施仁偶然原情寛宥之處臣工皆强為比照題請以濟其私而用法多不得其平矣内外臣工

當以李紱為戒

十八日奉

上諭佐領等並無協同辦事之人若佐領遇有他故不獲辦事該都統輒隨意委人署理與其隨意委署不若每佐領額設副佐領一員令其協同佐領辦事既可互察弊端而事件亦不至於遺悞補授之時將大臣官員以及驍騎校等視其人材可用力能管轄者令其兼理庶於事有裨益著八旗都統議奏

二十日奉

上諭向来督撫提鎮陳奏本章例有副本投遞通政司衙門又有揭帖知會關涉之各部院往往緊要之事未達

朕前而先已傳播於衆口又如内外咨呈文書往来該衙門尤易踈忽以致匪類探聽多生弊端間有緝拏之犯聞風遠颺遂致漏網此皆不慎之故貽悮匪輕嗣後一切本章以及咨呈文書除平常通行事件外其有關涉緊要之案與緝拏人犯之處内外各衙門應密封投

遞各該管官應謹慎辦理以防漏洩倘有疎忽將來事
發之日究問根由必將漏洩之人及該管官員從重治
罪其稽察之處交與科道官員倘有疎忽漏洩之事科
道不行查出亦一併加以處分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
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

又

諭吏部會試舉人著爾部揀選引見併問九卿將所知者
舉出再舉人內有伊等同鄉素日推服之人亦著舉人

公舉或數人共舉一人或十數人共舉一人俱將姓名
註明務須有猷有為有守之人方可推薦不得冒濫
二十四日禮部奏會試舉人叩荷
特恩合詞陳謝奉
上諭朕視天下萬民皆為一體況讀書鄉薦之人異日俱
可作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實有一體聯屬之意
愛養培護即如自厚其身此皆出於中心之自然並非
欲邀天下士子之感頌也今舉子等以會試叩荷特恩

合詞陳謝是尚不能深悉朕一體相關之意而存上下彼此之形跡矣朕待天下惟有一誠而崇儒重道之心尤為篤切但所崇者皆真儒所重者皆正道若徒尚虛文邀取名譽致貽世道人心之害朕不忍為也爾等讀書之人實四民之所觀瞻風俗之所維繫果能誦法聖賢躬修實踐宅心正直行已端方則通籍於朝必能為國家宣猷樹績膺棟梁之選即退處鄉閭亦必能教孝勸忠為衆人之坊表故士習既端而人心尚有不正風

俗尚有不淳者無是理也爾等既感朕恩即當仰體朕
心恪遵朕訓爭自濯磨或出或處皆端人正士為國家
所倚賴如此方為實心報效不在感恩奏謝之儀文也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操守乃立身居官之要而操守真正清廉又實屬甚
難之事如怡親王之一塵不染其存心有如鐵石諸臣
無有能及之者實目中所僅見可為大小臣工之模範
如年羮堯等貪贓壞法之徒肆行妄取及至身敗名辱

重罹罪譴家資盡入於官追悔莫及亦何益之有哉凡人立身居官當先定一主意終身守此而行不改尺寸即如出門行路之時自然預定主意認定一條正道前往斷無有信步亂行之理亦斷無有知其為荆棘險阻而肯由此而行之理何以於立身居官此等大節則冒昧茍且任意妄行若預先茫無定見者且明知其為悖理犯法可危可懼而往往以身試之是何異於行路者明知其為荆棘險阻而以身陷入其中哉此等之人總

由於私意固結於中財賄誘惑於外貪小利而忘大害
顧目前而喪生平是以舍正路而弗由履危途而弗覺
誠可憫可歎之甚也
又戶部奏川省復設舖司工食銀兩內餽送扣留各
項分別著追奏
上諭此案該撫等疏稱餽送塞爾圖進歳盤費銀一萬六
千兩應交該旗著落追賠等語此項銀兩若果係年羮
堯餽送塞爾圖則動用公帑者乃年羮堯之罪與塞爾

圖無涉不應於塞爾圖名下追賠若係塞爾圖巡撫任
內之事則塞爾圖不應借進蔵盤費名色動用公項今
祇含糊著落具題皆係從前稽查此案之人不行秉公
查勘若非故意屈抑塞爾圖即是有心袒護塞爾圖矣
著交與岳鍾琪馬會伯將此項再行確查具奏
又刑部奏叅革高安縣知縣鄭勛私置糧斛一案該
撫所議未協應令再審奏
上諭部頒制斛不能敷用是以該令私置一斛此亦情理

之常若借此科徵米石自應重治其罪今該撫審得徵收漕米一萬二千餘石只多收米二十八石據此則該令本無貪婪情弊可知裴𧺝度原奏民怨沸騰之語既無實據該部何得執此一語必欲窮究强坐其罪所駁不是著另議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京師為輦轂重地理宜肅清但五方雜處品類混淆往往有各省游手姦偽之徒潛來居住招摇生事種種

不法或呼朋引類訛詐錢財或捕風捉影指稱緝路或打探信息囑託衙門或揑造浮言煽惑衆聽以及開場局賭誘人為非者難以悉數此誠擾累地方干犯法紀不可一日容隱者也朕思京城内外遠人聚集者雖多皆有容留居住之處或係客店寺廟或係親友居停或係租賃房屋但就其住處稽查自可得其踪跡除現任官員外如係候補候選之人必有仕籍可稽至於讀書之人或應試到監或處館作幕貿易生理之人或行商

坐賈或工匠手藝以及醫卜梨園肩挑負販皆必實有
本業營生方可聽其在京居住若閒散游蕩出入詭祕
託名餬口四方而實無恒業者即係奸偽棍徒立宜擯
逐嗣後應令步軍統領廵城御史順天府督率屬員於
九門五城地方嚴加察訪并出示曉諭京城內外客店
寺廟以及官民人等果知其人行踪來歷可以深信方
許容留棲止倘係面生可疑踪跡莫定或人雖熟識而
生事妄行者槩不許容留居住若徇情受賄一時姑容

經該管官員訪出或本人日後事蹟敗露必將容留居住之人連坐治罪如此則招搖撞騙之徒無地可以潛藏而輦轂之地得以肅清矣其作何察訪取具保結之道不使賢愚混雜並令奉行得宜不至滋擾之處著九卿定議具奏

二十六日

諭吏部兵部刑部盛京人員習氣澆薄營謀鑽刺朋比侵盜甚是無恥屢加教誡終不悛改皆緣犯法黜革究治

之後仍在本地居住往往生事滋擾誘人為非無所不至此等敗類若不即令遷移望風俗之歸於淳厚終不可得嗣後盛京居住滿洲蒙古漢軍文武官員除因公詿誤獲罪者仍准本地方居住外其犯侵盗虧欠錢糧及姦貪訛詐之事降革者酌其所犯事由或令来京歸旗或著於各省滿洲駐防之處安插如此則不肖之徒漸少而盛京澆薄之習可息爾三部嗣後凡遇盛京人員犯罪案件俱照此定擬仍將從前盛京旗員所犯侵

盜錢糧姦貪訛詐等案內廢員查明奏聞

二十七日刑部等衙門議覆西安巡撫張保題奏唐十兒等毆死屈三讓照律治罪奉

上諭該撫等審擬唐十兒之罪强引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之條甚屬草率屈三讓奪箱之後又用鐵尺打傷王二則與罪人不拒捕之條不符矣唐十兒平日與屈三讓果否不相認識著該撫等確加審訊若唐十兒平日認識屈三讓則當另引相符之律定擬唐十兒之罪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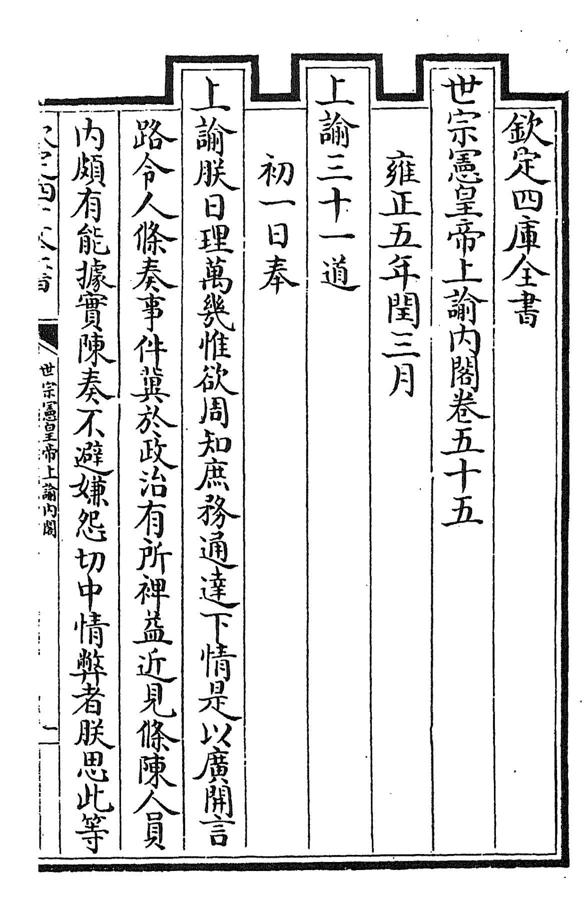
認識屈三讓則當被奪之時伊但視為中途搶奪之人情急毆打亦事勢之常且屈三讓遲至次日殞命唐十兒情有可原著免死減等發落照例追埋葬銀給付死者之家王二係專管馱箱之人見被搶奪自無束手聽從之理乃被屈三讓毆打至於傷膀落齒王二情急還毆實屬無罪今該撫等擬以杖責甚為屈抑王二之罪著寛免若已經發落著該撫照杖責折贖之數出銀賞給之

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門議奏侍衛達爾當阿鑽營圖謀擬斬監候奏

上諭朋黨之為害所關甚鉅是以凡有犯者朕必窮究根柢斷不寬宥從前以達爾當阿之事大臣內或有黨徇指使之人故交部嚴行審究今既審無別情該管大臣官員治罪之處俱著寬免達爾當阿係阿靈阿之子阿爾松阿之弟看其人之行藏心術不減阿爾松阿著將伊發往寧夏披甲當苦差若果實心効力伊罪尚可寬

免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五十四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五十五

雍正五年閏三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一日奉

上諭朕日理萬幾惟欲周知庶務通達下情是以廣開言路令人條奏事件冀於政治有所裨益近見條陳人員内頗有能據實陳奏不避嫌怨切中情弊者朕思此等

之人其言既可採錄則其善亦不可泯嗣後凡内外大小引見人員有所奏條陳曾經發交廷議允行者著吏部將姓名事件記明檔冊其人日後或被堂官參劾或被督撫糾參該部議處覆本之時著將該員某年條奏某事曾經允行之處寫簽夾於本内進呈以便斟酌其事之重輕量與寛減則國家政治既得條奏之益而其人亦深受敢言之效庶可共加勗勵也

又

諭八旗大臣旗人犯枷號鞭責治罪革退官兵並無恒業在京閒住倚靠親戚為生以致良善之人被累伊等無事遊手好閒自必為非作惡將此等之人查出令於京城附近直隸地方耕種井田其作何安置之處爾等會議具奏

初二日大學士等叅奏詹事陳萬策典試回里行事狂妄奉

上諭陳萬策著交部嚴察議奏丁士傑身為提督乃曲意

逢迎本地鄉紳將國家名器褻慢視之私自借人輕用又不將陳萬策所行狂妄之處據實奏聞則平日之徇情瞻顧可知丁士傑甚屬不合亦著交部嚴察議奏候選州同李尊仁於

聖祖仁皇帝忌辰演戲大干法紀陳萬策始則説與知縣令其究問後又令其且緩勿究甚屬多事情弊顯然且陳萬策强令地方官平糶又查問倉穀數目又煽惑鄉保具呈無非恐嚇地方官員而博鄉人之感頌陳萬策既

欲加惠鄉里著福建督撫將陳萬策所有家產貲財查出換易米穀散給伊本地窮民

初四日吏部議覆梁愈達條奏書辦冒充重役官員處分已有定例無庸議奉

上諭蠹吏舞文弄法地方官員往往被其引誘弊端甚多斷宜嚴禁本內議稱書辦重役冒充與官員之徇庇久經定議嚴立處分將梁愈達所奏無庸議等語此事若果通行各省遵奉梁愈達係候選之員豈有不知而尚

以此陳奏乎若云議定之事即無庸再議此不過草率塞責之語且從前只議禁止蠹吏並未議及如何稽查之處是以積弊仍在無從剔除今應作何稽查之法或交與督撫或責成司道務使胥吏不能作奸弊端得以止息著再議具奏

又翰詹科道議准石埭縣知縣林天木條陳紳衿一體編入保甲奉

上諭林天木奏稱紳衿與齊民一體編次保甲此事自應

酌量妥協方可施行據奏看柵支更令以家人充當等語恐單寒之士無人供役轉致苦累其勢有所難行此議尚未妥協將本發還著再議具奏

又兵部議駁大學士蕭永藻請以

陵寢贊禮郎揀選補授防禦奏

上諭此事從前部議准蕭永藻所奏遇防禦缺出於鳴贊內揀選引見補授朕曾降旨以防禦係有責成之官鳴贊內如果人材可用未嘗不可補授若無可以補授之

人則自京城補授亦可所降諭旨甚明今兵部議覆本內並不將所降諭旨聲明止稱若於鳴贊中揀選聲音好者補授恐其不能勝任應將蕭永藻所奏遇防禦缺出以鳴贊補授之處無庸議夫鳴贊內豈無一可用之材況朕於鳴贊內用至大臣者有之豈可一概棄置今並不酌量情理但任意草率議奏甚屬不合此本發還著再議具奏查弼納著交部嚴加議處

初五日諸王大臣等叅奏法海鑽營狂妄應按律正

法奉

上諭法海原係革職發往軍前効力之人伊到軍前並無出力之處惟極力鑽營阿附允禵自謂有所依庇輒敢擅自回京又有種種不法之處本應按律正法今從寬免死著發往查漢托輝交與通智單疇書管轄聽其差委在水利處効力行走一切事宜毋許干預若果實心効力則已如仍不實心効力狂妄虛詐著通智單疇書即行条奏

初九日九卿遵

旨揀選下第舉人命往各省委署州縣吏部引

見奉

上諭守令乃親民之官關係百姓之休戚故得其人則民生被澤而風俗日淳不得其人則民生受累而風俗日薄自古安民必先察吏此不易之經也朕御極以來夙夜孜孜欲使溥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而此願一時難遂者則以縣令之不能盡得其人也果能得有猷有

為有守之人布散各省分膺民社之寄彼一人之精神力量足以貫注乎一邑凡督撫大吏耳目心思之所不能遍及者縣令皆能體察經理之則民生安得不厚風俗安得不淳而朕心無一夫不獲之願於是乎可遂矣向来各省縣令多循資按次照例選用之員故其中庸碌無能者有之年力衰憊者有之少不更事者有之以致苟且因循貪位竊禄諸事闒冗職掌廢弛此等之人尚不能顧一身之考成豈能為地方之憑藉乎今因會

試後天下舉子齊集京師朕思其中必有才品兼優之士是以特加遴選畀以縣令之任爾等亦各鼓舞踴躍欲乘此年力精壯之時為國家宣猷効用意亦甚善然朕之所望於爾等者不僅在於辦理刑名徵收賦稅了簿書期會之責而已必須實盡父母斯民之道視衆庶為一體剛柔相濟教養兼施化澆薄而為醇良懲僉邪以安善類古稱愛民如子此語最宜體會父母愛子之心未有不教之正者縣令果視民如子豈有優柔貽害

姑息養奸行婦人之仁忘聖賢之義而可謂之痌瘝保赤者乎書經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自古聖賢為治皆尚實政最惡虛名若時存沽名市恵之心必至為同流合汚之鄉愿又何能為整綱飭紀之良吏乎從來父子之間施者不以為恩受者并忘其感守令之於民果能潛移默化使閭閻習為固然而泯其感頌之迹斯不愧父母之稱而媲美古之循良矣紳士居鄉每多違理肆行之處且師生年誼固結攀援弊端種種朕令有司

約束勸道之者無非欲其屏除舊習同歸於善並非令
地方官有意摧折之也爾等涖任後於紳士之品行端
方者則當加意敬禮以樹四民之坊表其小有過愆者
則勸戒之令其悛改其不可覺悟不可寬宥者則置之
於法以警其餘如此則賞罰公明輿情悅服而觀感興
起比戶可封矣爾等既叨鄉薦皆以古之孝廉相比擬
所當早夜思維何以克副此孝廉二字平時株守寒窻
則以不獲見用為嘆今見用矣正可以展布素懷發抒

夙抱且以下第之人選期尚遠而朕破格遴選授以官職即論感恩圖報之常情亦當人人自奮況朕心實仗爾等為朕教養斯民移風易俗以成一道同風之盛爾等豈可薄待其身而為陋習所漸染私欲所牽制乎爾等果能卓然自立不負選用朕自格外加恩倘拜命之初一時感激而蒞官以後頓改初心則不但國典王章無可寛貸即清夜靜思亦應無地自容矣勉之勉之

初十日奉

上諭凡州縣錢糧之虧空總不出侵欺那移二項當其侵那之時官固主之而經手之經承自無不知也乃不行稟阻且從而慫慂之以便作奸分肥迨至本官監追而經承且優游於事外本官問重罪而經承僅得不行稟阻之處分故凡虧空纍纍多由於官吏之相成也朕意以為經承庫吏經管倉庫之人亦宜重其處分之例更定以勸懲之法凡州縣官到任則先揀選殷實老成胥吏二人以充錢糧總吏通詳報部凡徵收錢糧即令隨

徵報解不得存留內署承辦五年該縣無虧空者即將總吏咨部以九品雜職即用本官少有虧空該總吏力行稟阻如不聽從許徑赴司院呈明免罪若該吏不行稟阻致本官以虧空糾叅即將經承一同監追該經承減本官一等治罪如此則經承有所責成迫於勸懲不敢順從本官擅動國帑亦杜絶虧空之一法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又九卿議覆河南巡撫田文鏡條陳捐納貢監歸併

學臣約束奏

上諭該撫疏稱捐納貢監平日學臣毫無約束之權且與文武生員歸併學臣約束之例亦不畫一等語今部議捐納貢監應褫革者令地方官申報督撫移咨學臣一面褫革一面報部等語此議尚未周備捐納貢監既令學臣約束若必俟督撫移咨學臣則學臣仍無約束之權嗣後有應行褫革者令地方官申報督撫學臣其事屬督撫者准督撫移咨學臣其事屬學臣者准學臣移

洛督撫如此始為周備著將此本發回添入此語

十一日

諭大學士等從前將軍噶爾弼奏盛京海洋應添設水師營分佈三處至鳳凰城訖於海塘議政大臣已經議准續據尹泰奏稱自山海關迤南錦州復州蓋州地方海洋係進登州之海口不比大海旅順口關現有水師營今天津又設水師營此二營之水師儘可輪班巡察若又添設水師營將來製造船隻修蓋營房以及兵餉等

項所需錢糧浩繁究於巡察無益等語經議政大臣議令噶爾弼尹泰會同畫一定議具奏今噶爾弼尹泰仍各執己見具題朕意以尹泰所奏為是如添設水師營果於巡察有益即多費錢糧亦應舉行今既無益又何用添設從前朕降諭旨將盛京穀石由海用船運至天津盛京大臣奏稱盛京所有船隻難以海運穀石看來盛京所有船隻未必照數全備水手未必熟練著將朕旨曉諭議政王大臣此原係議政所議之事著再會議

具奏

又奉

上諭據邁柱奏稱江西存倉穀石向来俱係二錢一石折價存留各縣價銀二錢買穀一石實屬不敷等語朕思離任官員交代之際並無穀石在倉而以二錢一石之賤價交與接任之員接任之員力難賠墊以致穀石空虚弊端種種國帑民生均受其累此皆裴𢢷度及歷任布政使等徇情市恵强令接任官員收受之故著将江

西通省折價銀兩交與裴𢕟度及歷任布政使作速照數買穀還倉不得借端絲毫派累小民其作何勒限及分派經手原任布政使之處著邁柱查明定議再直隸各省倉穀若有前任官折價存庫者不許新任官接受交代仍令前任官買穀交倉不許顆粒短少其該管督撫上司亦不得徇情寬縱倘敢故違定將本官及該管官分別從重治罪永著為例

又奉

上諭何祥書以旗人在内廷當差行走蒙
聖祖仁皇帝之恩用至京營遊擊又
特授為山東登州總兵官何祥書自應感戴
聖恩竭力圖報乃聞伊聲名甚屬平常朕欲試看故調為古
北口提督伊到任後仍聞操守不好而未得實據但奏
對與所辦之事甚是糊塗不能勝提督之任是以調取
来京今聞伊回京時索取永協山海路千總韋正銀六
十兩薊協喜峯路把總曾受爵銀五十兩提標左營把

總王如綸銀五十兩永協山海路把總武順銀四十兩永協石門路把總賈瑞豹人參半觔貂皮四張再武弁拔補請劄俱勒索公費銀十六兩為肥已陋規以上各項雖未知虛實若何然人言如此必非無因著交部嚴察議奏何祥書既無操守則其任内必有勒索屬員賄賂之事著交與郭成功逐一詳查並曉諭各屬員從前曾有餽送賄賂何祥書之處著伊等一一自行首出朕皆開恩免其處分倘此時隱匿不首或何祥書自行供

出或何祥書家人說出或從別處訪聞定將隱匿不首之人從重治罪

奉

十二日兵部奏浙江武舉會試應照文舉人例停止

上諭士習澆漓不干武途若言文生習武則武技亦非易能之事如果文生能立刻習武則武生亦可旦夕能文矣況浙省文有餘而武不及毫無不便之處此奏草率武科著照舊會試

十五日巡察御史苗壽等叅奏灤州知州吴肇等驗審命案草率朦混奏

上諭該部察議具奏苗壽此奏及闗柱從前所奏永年縣命案俱非巡察御史職掌管轄之事但御史有風聞言事之責似此有闗民命之大案自無推卸不行陳奏之理倘巡察官員因苗壽闗柱等此番陳奏相率藉口仿傚濫收詞狀以滋繁擾則斷乎不可著將此曉諭知之

又河南巡撫田文鏡叅奏中牟縣知縣章兆曾承緝

遲延奉

上諭章兆曾著議處具奏向来河南有老瓜賊為害於往
来行旅近見該省屢有圖財害命不知兇犯姓名之案
或係老瓜賊潛匿傷人亦未可定著巡撫田文鏡按察
使彭維新設法緝拏務除匪類免致拖累無辜此案内
張小吾既審無謀害實據即應釋放不得因兇犯未獲
覊留拖累藉口搪塞

十七日奉

上諭昨有人條奏云江南地方屢蒙賑恤弘仁近又興修水利即編戸細民莫不感激圖報况乃身列縉紳曾受朝廷厚恩現在擁貲富饒豈可將此等重大公事推作不知祇為肥家之計如原任禮科給事中陳沂震在京時專能鑽刺包攬保舉及為山東學院將武生全責文童過半告病遊學無一不取聲名狼籍與李樹德朋比分肥每年包送銀三萬兩後差滿時樹德又為題留復終一任且沂震嘗借當差之名拒絶伊之親友凡有求

其資助者分文不與俱以將來密雲城下永定河邊不知誰為親友等語作書相覆彼原打算廣賣銀兩除當大差外仍留餘步究竟並未為國家絲毫出力寅緣漏網得免派差今居吳江縣桐鄉鎮將城內當鋪收起現在開有三大棧房廣囤米石貲本豐盈江浙兩省接界之處田產買賣現銀甚多伏思皇上發帑興工無非為萬民籌畫陳沂震即使捐資助工亦於已之田畝有益公然婪贓蓄積為富不仁欲思安然享用全無急公報

効之處深屬可惡查陳沂震年雖七旬精力尚強長子係舉人次子當家父子唯以盤剝窮民為事懇請勅下副都統李淑德江蘇撫臣陳時夏將伊二子調赴工所使將長橋一帶及吳淞江工程量力捐銀三四十萬兩尚為易舉裒有餘以補不足用一人以濟千萬人天理人情既屬允協而兩省之水利亦俱可添補興修矣條

奏之言如此向來學政諸臣營私網利久在

聖祖仁皇帝洞鑒之中本欲將伊等置之於法以懲貪婪祇

以

聖心仁慈有所不忍故擇其聲名甚劣者罰以修河築城令其効力使不得擁厚貲而長貪墨之風又姑且保全其身命此乃法外之仁也至於聲名好者如李先地張鵬翮朱軾陳世倌等則不但不曾令其効力且重加擢用而嘉奬之其餘不曾令其効力者不可勝數此天下所共知者乃奸邪宵小之徒見修河築城之舉不知感戴保全寛大之恩轉藉口以遂其納賄婪贜之計良心盡

昧天理何存至條陳所述密雲城下永定河邊之語向来實有此言甚屬悖謬自朕即位以来嚴加訓飭至再至三而諸臣果能洗心滌慮潔已奉公屏除昔日陋習朕甚嘉之若有一貪婪不法之人則求如從前之密雲城下永定河邊豈可得哉陳沂震聲名既劣而又巧於規避今當江南興水利之時著交與陳時夏李淑德令伊出貲財一二十萬兩為地方辦理公事並交與陳時夏查訪不得容其隱匿

又

諭內務府來京考試舉子等朕加恩體恤屢諭崇文門監督不必查其行李致滋勒索但恐巡役人等未必奉行盡善且恐日久弊生或有不肖之徒假冒舉子名色夾帶貨物亦未可定爾等可於蘆溝橋查稅之所設立店房務期寛展可容多人令考試舉子等即於店內安放行李其有無應行上稅之項爾等著人查看看畢給與照票令其入城廣寧門不必重查如此則舉子行裝不

致狼籍亦可免宵小假冒之弊即尋常商賈在內居住
歇宿亦屬甚便此事可否舉行之處爾等詳加酌議具
奏
十八日奉
上諭保定府舉人蘇庭條奏內稱直隸帶徵錢糧州縣併
催以菜色初起之民當三春絕乏之日辦理實難請俟
二麥登場三秋納稼之後酌年歲豐歉以定帶徵多寡
之數等語直隸地方前歲被水歉收朕念切痌瘝焦勞

倍切至頒發倉儲七十萬石以為賑糶之需又興修各
處城垣水利工程約費帑金數十萬兩俾小民傭工以
餬其口撫恤之政無所不周查賑之員絡繹於道所以
為畿輔百姓謀安全者已盡朕心力矣幸荷
上天鑒佑上年二麥大收秋成亦屬豐稔遠近黎庶共樂安
居無不感朕恩澤至於帶徵錢糧乃國家惟正之供朕
何敢市私恩以邀譽今既格外施仁寬期於從前而補
償於今日小民淳朴者多斷不忍於受恩之餘又存拖

欠國課之想假使民力果有不足該地方大吏有司自然體朕愛養元元之心暫緩催科之令必不至迫急滋擾也蘇庭既係舉人乃讀書明理者尤當感戴朕恩以完課急公勸導百姓今乃倡議緩徵希冀僥倖以惑人心並言小民菜色初起夫菜色初起四字或可用之於雍正三年秋成被水之後奉旨賑恤之時而蘇庭用之於雍正四年秋成豐稔之後尚得謂之公論乎直隸紳衿包納錢糧積弊種種衆所共知蘇庭必係此等之人

故為此奏以自便其私著將蘇庭革去舉人癸興總督
宜兆熊劉師恕將蘇庭向日居鄉為人一併查明具奏

又

諭步軍統領阿齊圖聞京城内有揑造謠言誆騙愚民遊
方僧道自稱神仙聚集多人做會者似此匪類著即拏
究治罪遞解回籍行文嚴飭地方官永不許出境若再
來京被獲將地方官一併題叅治罪斷不姑恕歲底著
地方官必將解犯存亡詳報爾衙門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三農仰資雨澤所重尤在春時今年三月間直隷地方雨暘不一朕念切民依時時體訪昨閏三月十一日京師及近畿之地俱得雨澤而蓟州咫尺間僅有微雨不能霑足朕向来屢降諭旨凡水旱災祲之故或因朝廷政事闕失或因該省大吏及該郡邑有司有乖職守各致愆尤或因本地風俗偷薄人情澆漓此數者皆足

以上十

天和致使陰陽違序古人言此最為詳備而朕研究天人感
應之理確然知其不爽是以往復諄諄訓諭中外期於
共相儆勉修人事以格
天心此念無一刻或忘也今春畿輔遠近雨澤不均朕再四
思維不得其故昨見保定府舉人蘇庭條奏請將本年
帶徵錢糧緩其徵收而又故為迫切愁苦之詞加以菜
色字樣欲以聳動朕聽即此可知小民之心無時饜足
當收成偶歉之際蒙朕多方拯恤比歲緩徵而小民皆

相習視為固然迨及歳已豐熟全不念租賦乃惟正之供輸將乃分内之事仍思遷延僥倖遂其私心轉覺納科完糧為意外之事相對輾轉志氣不舒遂致上干
天和甘雨不能應時而降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況自私自利之念蒙蔽於中而非理非分之望擾攘於懷既望朝
廷撫綏保護之深恩又忘
上天錫福惠民之大德人情如此尚得謂之風淳俗厚而可
邀

上天之眷佑乎夫錢糧出於地畝凡應完國課者皆係有產業之家並非無力窮民可比豈有上年豐收之時全不籌及於今年國課之理假若民力果屬艱難該地方大吏有司自然體朕宵旰勤民之至意暫緩催科斷不忍過於迫急竭民力而違朕旨也朕因小民習染既久私欲難除不識君民一體之情不知天人感召之理致干

上蒼譴責垂慈示儆朕心深用憫惻切加訓飭果能遵朕諭旨安分守法循理奉公則俯仰寬舒心志暢適古人云

和氣致祥將見五風十雨大有頻書斷不憂水旱災祲之為累若宵小無知以為朕因催科降此諭旨則不但不知朕教養之深恩抑且昧天人感應之理矣著直隷總督督率有司體恤民隱教養兼施將朕此旨通行出示曉諭務使遠鄉僻壤之民咸令詳悉知之

二十日陜西總督岳鍾琪叅奏夔州府知府喬鐸等隱匿夔關稅銀奉

上諭喬鐸著革職其揑結侵欺併程如絲扶同隱漏情由

俱交與黄炳岳鍾琪會同該撫一併嚴審追擬具奏各省税課銀兩向來隱匿者甚多雖經奉旨稽查而徵收官員瞻顧從前隱匿之罪仍復支吾不將實數盡行報出及至敗露則於隱匿税課之外又添欺罔之重罪愈不可追朕心實為不忍今特沛寛大之典准各處將實在數目自行首出其從前多收之處免其究問朕既如此開恩倘再有隱匿情由日後發覺定治以重罪著該部通行曉諭知之

二十一日

諭內閣九卿等從前朕用岳鍾琪為陝西總督時蔡珽在朕前奏稱岳鍾琪不可深信朕諭之曰岳鍾琪之父素與年羹堯不合岳鍾琪受國家厚恩赤心報効斷無違背君父而有所瞻顧游移之理朕可以力保之及岳鍾琪到京則在朕前甚稱蔡珽比時蔡珽諸事尚未敗露是以未將蔡珽讒譖岳鍾琪之處向岳鍾琪明言但微露其意而已年羹堯用兵之時蔡珽應運糧餉年羹堯

欲借此陷害之故意將岳鍾琪所統之兵紆道往來調遣使蔡珽轉運不及以報其夙怨而岳鍾琪則於中設法周全使蔡珽得免遲悞之罪即此則岳鍾琪實大有功於蔡珽而蔡珽亦不應以讒言報之也至於平定青海實係岳鍾琪之功年羹堯不過坐鎮指揮而已若非岳鍾琪智勇超羣剋期決勝則年羹堯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然岳鍾琪之所以奮勇直前者乃為國家殫忠宣力以靖邊疆豈因年羹堯之私情而遵其調度乎岳

鍾琪進京經過保定時蔡珽向伊言怡親王甚怒傅鼐
囑伊留心似此無稽荒謬之言不過欲惶惑岳鍾琪之
心使其到京茫無定見獲過於朕前以實其從前譏間
之語也蔡珽詐偽彰露之後朕面加詰問乃仍敢於欺
罔堅不承認後岳鍾琪奏稱蔡珽實有此語伊若不認
臣願與面質朕批示岳鍾琪曰以卿股肱重臣朕豈肯
令與市井小人質對此語所奏朕已知之矣今董繼舒
來京與伊面質蔡珽理屈詞窮自認不諱岳鍾琪乃國

家之棟梁封疆之柱石凡為臣子者皆當加意敬禮愛重而保護之蔡珽乃忍為讒譖於前又巧為播弄於後必欲使之得過以摧折棟梁柱石之材誠不知其何心似此大奸大詐負國負恩伊清夜自思更有何可置辯之處爾等可將此旨宣諭之其前後議罪之本甚多爾等可將各案彙為一本定擬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法敏素善沽名邀譽以取悅於人朕屢加訓諭尚不

悛改即如陝西修濬龍洞渠一事原係岳鍾琪參摺奏
聞者岳鍾琪不敢自居奏請之功朕特降諭旨且欲
自行捐助以辦公事其公忠體國如此法敏不過遵朕
諭旨而於岳鍾琪酌定規模委員辦理之時即欣欣得
意以為已功奏摺内稱岳鍾琪甫議興工即赴川省臣
到任後及時興修小民均霑水利等語其掠美市恩之
意可見至於臨潼舊渠一段濬流建閘乃因龍洞渠之
功程而潤色之初非法敏創此利民之舉也法敏既欲

增修亦當奏聞請旨或移咨岳鍾琪商酌定議始得大
臣之體而盡朋友之道今乃擅自舉行且有矜誇之意
無非歸功於已以博愚人之感頌以岳鍾琪法敏二人
之居心行事觀之其務實務名之分相去霄壤矣朕降
此旨並非與臣下較論功績也朕所辦理皆天下國家
之公事實朕分所當為但論當與不當耳有何功之可
居諸臣所辦理皆朕之公事亦諸臣職分中事並無功
之可居若少涉於私則作威作福乃古聖之所深戒況

諸臣皆朕簡任之人若奉行皆是諸臣之功即朕之功也朕有德意乃賴諸臣匡勷入告之力朕之功即諸臣之功也自古帝王天下一家君臣一體理當歸之於公若云臣下當歸功於上是又存偏私狹小之見更不知一德一心之義者也若如法敏此等存心凡遇薦舉人員加恩地方之事則爭競歸功於已而遇條劾懲治之處則推卸於同官藉口於君上然則公忠體國者顧如是乎其增添臨邑工程動用銀兩著法敏自行捐修以

為人臣尊主之權欺世務名居心無恥者之戒

二十三日刑部議奏參革太平縣知縣張學都虧空銀兩不准免罪奉

上諭此事部駁甚是張學都原參續參虧空銀兩多至六萬有餘祇完過七十餘兩其餘或於別案歸結或著落各員分賠從前審理此案時未必無曲為開脫之處即使分賠有人亦應俟賠完之日始免其罪今諸項未清遽將張學都免罪俾伊脫然事外可乎著交與德明將

分賠各項有無曲為開脱之處一一查明具奏仍將各項按限嚴追完結之日再將張學都奏請豁免如不能全完仍著落張學都名下追賠

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浙江巡撫李衛奏稱紹興府知府魏覲台州府知府楊滙補授已久尚未到任朕查楊滙於上年八月内補授台州府知府雖伊原任内有審訊事件然為期已逾半載太覺遲延魏覲於上年十月内調補紹興府知

府因前任鎮江府交代事件留滯江南今已半載未赴
新任若伊原任内果有緊要案件及經手錢糧一時不
能清楚者陳時夏即應據實奏聞倘係尋常交代之事
即當催令速結早赴新任免致要缺久懸嗣後各省督
撫俱照此酌量催令屬員交代赴任不得任其遲延

二十五日

諭内閣九卿翰詹科道當日
聖祖仁皇帝辦理天下事務六十餘年事事熟練故當奏事

之時諸臣奏畢即令退散不必久待自朕辦理以來於
大小政務未能洞悉周知而其果否悉合機宜之處亦
未能自信每欲與諸臣商確討論以求其當是以諸臣
奏事前來每多留一二時以待召見詢問又念諸臣伺
候已久已過退食之時每令膳房頒賜飯食俾得飽餐
以辦公事不至枵腹久待此朕體恤之至意也至於光
祿寺每年動用錢糧仍遵
聖祖仁皇帝當年舊額無所增益其因添備桌飯而支用者

朕則另發內帑以給之朕躬行節儉教導天下時以撙節愛養為心而此等多費之處實以辦理公事之故第恐衆人不知或以每日多備桌飯花費錢糧輒生議論故特將此細事詢問其應行應止之處爾等酌議以聞

二十八日戶部議奏原任直隸總督李紱所奏懷來縣倉厫倒塌小民挖食顆粒無存之處應行確查奉

上諭此項米石據李紱奏稱倉厫倒塌小民挖食顆粒無存等語夫官倉米數至於六千餘石之多豈有小民敢

於私取竟至顆粒無存之理明係李紱有意市恩庇護知縣藉口巧為開脫今部議行令確查與李紱本意不合可即將此米石令李紱賠補以成就其市恩之意

又吏部議奏曲沃縣知縣葉華瞻徇袒護劣紳崔致遠應革職奉

上諭崔致遠狂妄生事不守本分居家劣蹟種種豈但知縣有稽查約束之責其該管上司官亦應查出糾參以維風化伊都立在任數載何以不行約束又不據實題

叅著伊都立明白回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聞會試舉人感朕特恩以今年為朕五十萬壽特於京城寺廟設立經壇以申頌祝之意此舉甚為虛妄朕臨馭天下孜孜求治凡所行之事惟以循理為本誠以理之所在即

天意所在感孚默應捷於影響若朕所行悉合於理則問心無愧之處即可以對越神明而輿情之頌祝與否皆可

置之不問倘所行不合於理則雖有祝釐祈福之繁文正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朕儆戒乾惕之切無時或釋於懷舉人乃平日讀書明理之人當效法古之聖賢豈可為此世俗誕妄之舉且朕正念士子貧寒者多歸途艱於資斧是以賞給路費今乃費於無用之地尤不能體朕之心矣倡為此舉者必係生事浮夸之輩本應查出究問但念羣情踴躍聞風附和者多姑免深究其所設經壇即行禁止朕又聞各省督撫因朕今年五十

萬壽欲購覓玩好之物以為進獻者此舉尤為不可夫
地方大吏偶有進獻方物土產者不過借此以達其瞻
仰之意而朕之酌量收納又復隨便分賜廷臣者亦所
以聯君臣上下之情若今年亦只照每年之例備辦尚
進其奏達朕前倘別有玩賞之物概不寓目朕仰賴
皇考福庇在藩邸數十年所蓄器玩頗有及即位後見宮中
傳留古玩器皿皆質朴之物居多實無奇異為人所罕
見者言之於人亦令人難信視朕藩邸所蔵尚屬不逮

朕深用抱愧於懷當日二阿哥在東宮時廣蓄奇巧珍
貴之物數倍於
皇考宮中之所有朕仰思
皇考恭儉至德實可垂法萬世欽服之誠切於五內益覺二
阿哥之所為可輕可鄙人人當以為鑒戒也朕既深知
二阿哥之非若朕此時復留心玩好廣收進獻則將来
子孫之賢而有識者豈不以此為朕躬之累乎朕意欲
俟暇時將宮中所有之物或係

皇考傳留或朕藩邸舊蓄一一分晰標記以明
皇考之儉德俾世世子孫共知之又安肯多收玩好以滋朕心之愧乎况朕所見甚多諸臣即竭力購求亦不能出朕所見之外不過浪費貲財於市肆之中令小人得利而已在朕何所取乎朕澄清吏治令督撫諸臣共勵廉隅即量予公費不過供其日用之需安有餘資搜求玩器倘專索之於屬員則又開下吏逢迎奔競之漸尚望其秉公督率整飭官方乎朕心惟以民安物阜為美薦

賢舉能為貴倘督撫等秉公察吏實心為國行一利民之政勝於獻希世之珍也薦一可用之才勝於貢連城之寶也當年

皇考五十萬壽時朕再三懇請慶賀因觸怒不蒙俞允若以朕所強求而不能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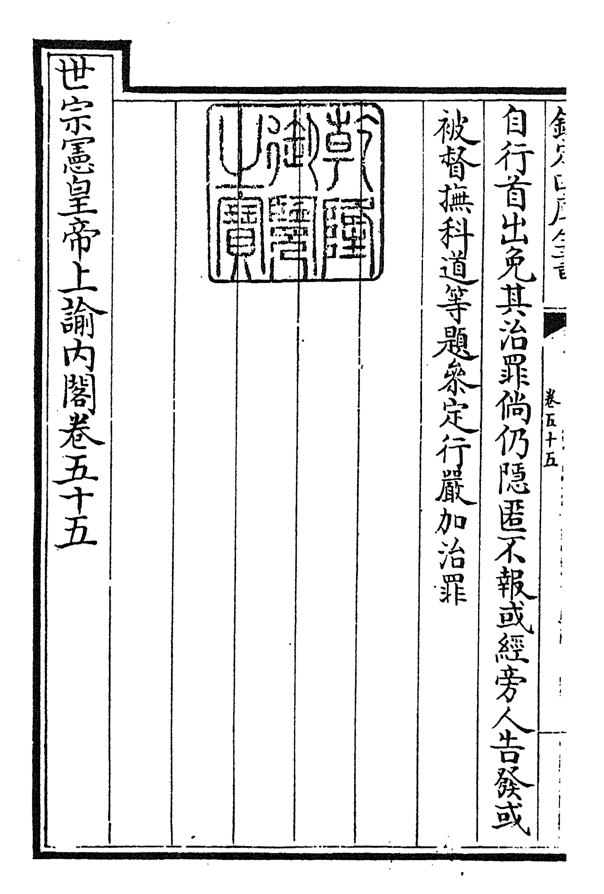
皇考之歡心者今朕五十壽躬自舉行於心實有未安至於設立經壇建立碑亭等事在

皇考當日甚鄙而厭之因見諸臣顧懇之切隨便聽其舉行

乃朕所深悉者而其中羣下隱情在
皇考實不能深知朕居子臣之位四十年於臣庶情形皆所
親見是以不肯復為内外諸臣其共體朕心祇遵朕諭
殫竭誠意屏絶虛文勉之勉之
又山東巡撫塞楞額奏銷建造忠義節孝祠銀兩奉
上諭各省建立忠義節孝祠宇及賞給老民老婦布絹米
石皆係朕之特恩凡地方有司自應實心奉行以彰朝
廷曠典昨據安徽巡撫繆奏太湖縣知縣冒開老婦名

數至二千餘名之多即此則各省有司之奉行不能無弊可知矣建立忠義節孝祠宇表揚德行在地方有司奬善慕義之公心即捐輸已資亦當勇往今朕動用國帑為之建立而承辦各官尚恐於冒銷錢糧草率從事以致易於傾圮有此情理乎著行文各省督撫詳加察勘有無冒銷果否堅固之處不得容其朦混并令各地方官將所建祠宇造入盤查冊內前後交代倘工程不堅未久即至坍塌者仍著落原辦之人賠補至於永遠

照看修葺則係地方官分内之事若能隨時整理所費不過數金多亦不出數十金甚易為力嗣後責成於地方官則彼必視為己事時時留心大於祠廟有益倘准其動用正項錢糧修理則不肖有司必至借端開銷而奸胥猾吏又從中侵漁入己有名無實屋宇必至頹壞負朕彰善闡幽之至意矣太湖縣冒開老婦名數業已敗露被叅各省州縣必有冒濫開銷及胥吏朦混侵蝕等弊著各省督撫一併確查如該地方官將浮冒之處



自行首出免其治罪倘仍隱匿不報或經旁人告發或被督撫科道等題參定行嚴加治罪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五